

· 政治之部 ·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

代表們的發言(續)

在“脱胎換骨”的过程中.....	邓文劍(1)
对奸人应鳴鼓而攻之.....	安文欽(3)
社会主义一定会获得完全的胜利.....	陈叔通(3)
坚决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程潜(5)
皆“中山狼”也!.....	邓初民(8)
揭露章罗联盟在四川的陰謀.....	彭德先、曾庶凡、刘承剑、刘兰畦(9)
文匯報利用对“草木篇”作者的批評点了一把火.....	李劫人、沙汀(12)
资本主义一定要徹底死亡.....	賴若愚(14)
人吃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熊克武(16)
志願軍坚决斥責右派分子的反动行为.....	李志民(17)
右派分子是想把新中国拉回到资本主义路上去.....	盛丕华(19)
多灾多难的小山村变成丰衣足食的安乐乡.....	元兴(21)
我所見的共产党的一个普通农村支部.....	聶国青(22)
讓工程技术人員發揮更大的作用.....	張國藩(24)
西北建設事業的成就駁倒了右派的謊言.....	曾澤生、喻德淵(25)
只有共产党才使少数民族得到徹底的解放.....	馬乐庭(28)

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發展医学工作.....	沈克非 朱宛彝 柯 麟 張 岩 王淑貞 吳英傑 俞鑑峰 諸福棠(29) 石增榮 何碧輝 徐佐夏 黃家驊 刘承劍 林巧稚 梁伯強 章央芬
----------------------	--

現在是真正人民的天下，非党群众不容右派輕蔑.....	高鳳琴(31)
永远跟随着共产党走.....	李德金(32)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我們回族人理想的家.....	达浦生(33)
右派分子向全国人民惡毒地挑战，人民不能不起来应战!.....	董其武(34)
一个科学工作者对發展水泥工業生产的建議.....	王 濤(36)
三点建議.....	刘慎謨、虞宏正(37)
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是絕對必要的.....	楊石先(38)

海西自治州到处呈现新气象.....	官保加(40)
克服温情主义,勇敢地投入反右派斗争.....	沈钧儒(42)
民革在大风浪中经受着考验.....	王昆侖(43)
广大爱国华侨拥护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徐四民(45)
章罗联盟的透视.....	胡愈之(46)
人民的子弟兵 永远忠于人民.....	丁志輝 王兆才 王有根 王維福 江雪山 宋忠福 周文江 馬春雨 崔建功 張明 張英才 郭恩志(48) 陸昌榮 黃丑和 楊在先 趙毛臣 趙仁虎 劉子林 劉梅村
誰要敢反对社会主义,我們就要打碎他的脊骨.....	殷維臣(51)
全国职工一定要把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	朱学范(51)
旭日的万丈光芒照射出陰云里的魑魅魍魎.....	唐生智(54)
用实例剖析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言論的伪装.....	夏康农(57)
从“万人坑”到生活的乐园.....	馬水(59)
黑龙江省民建会员和工商業者要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辨明是非.....	劉珉芝(60)
馬哲民的謬論和他的出路.....	傅景文(61)
地球离不开太陽,人民离不开共产党.....	梁希(63)
站稳立場,各尽所能,共同建設社会主义.....	王統照(64)
一个老中医几十年寤寐以求的愿望相繼实现了.....	蕭龙友(65)
为捍衛馬克思列宁主义而战斗.....	潘梓年(65)
农民永远記得:共产党是恩人.....	霍維德(68)
浙江蠶桑問題和工商業者改造中的若干問題.....	姚順甫(70)
采取适当措施,發展蠶絲生产.....	郑辟疆(73)
全面改造自然保証农業丰收.....	王世英(73)
我們必須捍衛社会主义制度.....	赵寿山(76)
西藏一年来的成就.....	阿沛·阿旺晋美(77)
我談两个問題.....	陈垣(79)
質問资产阶级右派老爷們.....	陈明仁(81)
沒有共产党,中国就会亡.....	丁貴堂(83)
右派分子的私貨在工程技术人員中缺乏市場.....	陆景云(84)
駁“天下不太平問題在农村”的謬論.....	呂鴻賓(85)
肅反斗争是一次历史性的偉大胜利.....	馬卓洲(88)
談对外貿易.....	叶季壮(90)
衛生工作离不开党的領導.....	李德全(94)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蔣光鼐(97)
科学工作者更紧密地团結在党的周圍.....	侯德榜(99)
我們在阶级斗争中受到了教育.....	刘清揚(100)

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的根本分歧·····	陸定一(102)
民主建國會多年以來是怎樣對章乃器的反社會主義活動展開堅決	
鬥爭的？·····	黃炎培(105)
決不放鬆對章乃器的批判·····	胡子昂(108)
工商業者改造自己的大好機會·····	徐崇林、蕭松立、童少生、黃魚門(110)
戏曲演員要在反右派鬥爭中鍛煉自己，考驗自己·····	周信芳、袁雪芬(112)
誰要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我們決不罢休！·····	李友秀(114)
河南省肅反運動的勝利·····	賈心寄(115)
澄清對僑務工作的一些糊塗思想·····	何香凝(116)
讓右派分子看看沈陽市工業建設的巨大成績吧！·····	朱維仁(119)
社會主義使“天府之國”更加富饒·····	閻紅彥(121)
勝利度過大災荒，繼續爭取大丰收·····	高樹勛(123)
增產油料的一個百年大計·····	羅叔章(125)
我們工人天生和共產黨一個根子·····	劉立富 鄧錫坤 王文山 馬恒昌 李川江 趙國有 王崇倫 孟泰 張明山 王玉吉 錢仲華 施玉海 谷蔭明 張子富 唐立言 韋玉蓮

整風·反右派鬥爭

國務院關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參加整風運動和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鬥爭的決定·····	(129)
反右派鬥爭是對於每個黨員的重大考驗（人民日報社論）·····	(129)
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人民日報社論）·····	(130)
用人可以不問政治嗎？（人民日報社論）·····	(133)
上海民盟的背叛·····	季青、張竟(135)
肮脏的一群·····	張竟、季青(138)
章羅聯盟駐武漢專員——馬哲民·····	凡坤(140)
黃紹竑保護的什麼人？翻的什麼案？·····	人民日報記者集體採訪(142)
質問黃紹竑·····	劉茂林(145)
全國工商聯和民建會聯席會議繼續揭發和批判右派分子章乃器、畢鳴岐（續）·····	(146)
深入開展辦報路線問題的辯論（解放日報社論）·····	(154)
關於大公报幾個錯誤報道的檢查·····	大公报編輯部(156)
整風以來北京日報一些主要錯誤的檢查·····	北京日報編輯部(157)
新聞工作座談會批判資產階級新聞觀點（續）·····	(159)
右派急先鋒許君遠諷許多端妄圖奪取新聞出版事業的領導權·····	(163)
首都出版界召開座談會批判右派分子曾彥修等追求資本主義的“出版自由”·····	(164)
人民出版社和世界知識出版社舉行座談會批判曾彥修蜕化變質·····	(168)
通俗讀物出版社召開大會批判右派野心家藍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	(169)

全国科联全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批判右派分子曾昭抡、錢偉长·····	(170)
北京科学家反击右派向科学领域的进攻·····	(175)
四十多封密信·····蕭 彦	(180)

对外关系

周恩来总理同日本記者談中日关系指責岸信介敌視中国挑撥亞洲国家同中国的关系·····	(189)
我国駐日内瓦总領事和紅十字会函复日方駁斥所謂下落不明的在华日人問題·····	(183)
評日本岸信介內閣的对华政策（人民日报社論）·····	(185)
真是笨透了·····人民日报評論員	(186)

· 經 济 之 部 ·

基本建設

設計标准为什么高了（人民日报社論）·····	(187)
------------------------	-------

工 業

多建中小型企業（人民日报社論）·····	(188)
----------------------	-------

手 工 業

手工業当前生产中的重要問題（人民日报社論）·····	(189)
工艺美术的方向問題（人民日报社論）·····	(190)
把我国的工艺美术生产事業推向前进·····白 如 冰	(191)

农 業

关于發展农業的四点建議（人民日报社論）·····	(194)
不要放过积肥的大好时机（人民日报社論）·····	(195)
爭取大丰收的一个关键（人民日报社論）·····	(197)
农業科学要为农業的大丰收服务（人民日报社論）·····	(198)

水 利

雨季到来后的一场緊張斗争（人民日报社論）·····	(199)
---------------------------	-------

汛期开始以后的紧要工作（人民日报社论）	(200)
防治内涝争取丰收（人民日报社论）	(201)
警惕黄河出现特大洪水	人民日报评论员(202)

· 文化之部 ·

教 育

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1957年暑期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几项原则规定	(203)
把个人的志愿同祖国的需要统一起来（人民日报社论）	(204)
妥善安排中小学毕业生下乡（人民日报社论）	(205)
从几个先行者探讨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下乡生产问题	罗玉清(206)

· 国际之部 ·

朝鲜问题

坚决为维护朝鲜和平而努力（人民日报社论）	(208)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四周年	郑国祿(208)
波兰政府关于美方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备忘录（摘要）	(211)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关于美方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备忘录（摘要）	(211)
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	(211)

印度支那问题

谁阻挠着日内瓦协议彻底实施？（人民日报社论）	(212)
范文同再次建议召开协商会议讨论自由普选问题给吴庭艳的信	(213)
报刊参考资料索引	(214)
国内外大事记	(219)

附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照片八幅）……………（目錄后）

更正……………（ 69 ）

政治之部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

在“脫胎換骨”的過程中

鄧文創的發言

(1957年7月6日)

我完全同意和擁護周總理和薄一波、李先念副總理的報告。

現在，對於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的思想改造問題，我結合我個人的思想改造過程，談談我的體會。

從黨的整風運動開始以來，各地“爭鳴、爭放”的情況是十分熱烈的，很多共產黨愛護黨擁護黨的領導的心情，對黨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積極性的建設性的批評。這些出於善意的批評，大都是實事求是的，對協助黨整風起著良好的作用。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不少不利於社會主義事業、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的右派言論，如葛佩琦的不要共產黨領導的反動言論，儲安平的“黨天下”，章伯鈞的“政治设计院”，章乃器“資產階級沒有兩面性”、“定息不是剝削”等等。所可驚訝的，發表這些言論的人，並非是庸愚無知，而是出自有一定群眾影響的大知識分子，或屬民主黨派的負責人。這些言論的共同點，就是在根本問題上，反對和否定黨的領導。它的散播，已在部分群眾中引起思想混亂和惡劣的影響，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和及時的駁斥。

這些錯誤的右派言論，都是歪曲事實和缺乏理論根據的。我僅以個人長期與共產黨員相處的經歷體驗來駁斥他們的別有用心之謬論。我出身於一個愛國資產階級家庭，因向往於英國的民主政治，而往英國留學深造，希望能增長學問知識，從而能夠尋找到祖國為何貧弱及中國人命運為何這樣悲慘的原因。但在幾年中，我所得到的只是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和思想上的更加殘酷苦悶。但我也有一些收穫，就是從社會生活實踐中，看到了資本主義國家所謂民主政治的面貌和它的實質。儘管英國是以民主自詡的國家，以上下議院作為民主形式，但議員的成分，就沒有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代表，議員所擁護的所代表的都是資產階級的利益。社會上貧富懸殊，工人受著殘酷剝削，所謂在朝在野的兩黨制，也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以英國的這種政治制度，它的政府雖然善於文過飾非，諂媚和欺騙人民，但和其他資本主義國

家一樣是不可能像中國共產黨一樣進行內部整風，歡迎和虛心听取各階級人民提出批評和建議來改進工作的。

我留學回國後，目睹國民黨反動派政府的腐化無能，思想日益苦悶，後來經何香凝主任和廖承志同志的幫助，才認識到只有實行抗日，貫徹“民主、團結、進步”的口號，才能解放危亡的中國。這使我提高了覺悟，找到了正確的方向，並積極支持和參加“保衛中國大同盟”的工作。雖然這是這樣，但由於自己是一個長期受資本主義教育的知識分子，加以自己的階級本質關係，在日寇占領香港時思想又動搖起來，又感覺到中國人的前途仍是暗淡的。後來在黨的協助下，我和一批民主人士逃出了香港，經過了抗日遊擊根據地，親自目睹中國共產黨真誠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艰苦抗日的實事，以及黨對知識分子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當時在游擊地區物資供應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我們還經常不斷地得到豬肉和香煙的供給，而黨員是沒有的，甚至有的還要吃樹皮。這些事實使我非常的感動。相信在那有不少代表們曾在此時與黨同歷艰苦，這些事實還不會忘懷的。經過這一次革命的鍛煉後，我對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覺得中國共產黨的確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黨，更增強了我跟共產黨走的決心。但我的決心是否堅定不移呢？廣州解放後，我仍在香港，領導上勸我回廣州參加工作，我思想上又有猶豫顧慮。後來我負責華南企業公司時，仍時常暴露了資本主義的經營思想。受到黨的幫助後，才把思想認識提高一步。二十年來在思想改造過程中我在猶豫不定的心情中走過崎嶇不平、迂迴曲折的道路。歷次痛苦的思想鬥爭，正說明了“脫胎換骨”的過程，也說明了資產階級兩面性的存在。這些事實也說明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艰巨複雜性。

長期的與中國共產黨相處，我深刻地体会到黨是“實事求是”、“言行一致”的，從不隱瞞工作缺點，願意虛心听取群眾的意見和有決心改正缺點。這幾年來知識分子、民主黨派成員得到黨的尊重與關懷，更是

有目共睹的事实。国家大事必先协商，也是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大公无私的。我们国家的民主生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不能以少数党员的宗派主义的思想行为来混淆视听。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显然是歪曲事实的，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毒的污蔑。储安平和葛佩珩的反社会主义言論，是代表了反动派的心意。最近台湾、香港的反动报刊对他們的謬論紛紛喝采，表示同情和贊揚。这說明了储安平不是站在什么立場，替什么人講話的。章伯鈞的“政治设计院”的建議，和有些人提議“民主黨派輪流執政”的說法，和储安平的論點是一脉相承的。这些錯誤的言論的思想根源，是以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衡量新事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建設成就，意圖削弱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領導。这种無政府主义的論調是出自个人主义的政治野心，与宪法精神相違背，而且在群众中散播毒素，造成一些人的思想混乱，造成不良影响。这些右派思想的出現，是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的反映。

解放后几年来，不少旧知識分子在党的正确政策关怀下，在学习与工作中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对国家作出了不少贡献。但在这次整風中暴露出来的事实，也揭露了一些知識分子的思想还是很深蒂固，甚至壁垒森严固步自封。这說明了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工作还是不够，很艰巨的。例如，章乃器提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定息不是剥削”等謬論，实质上就是以资本主义抗拒社会主义的阶级思想斗争。根据广东省各市工商界“鸣”放“座談会”的資料，虽然不少工商界对他的錯誤言論进行了批判，但也有少数工商界上层分子及民主党派成员同意他这样的論調，或者说是提法不同感情相同，也有公开同意定息二十年的提法。还有不少工商業者在酒樓茶室閑談中对他的論調引起思想感情的共鳴。这种錯誤的言論有很大的煽动力和破坏性，在部分工商界思想領域中占主导地位。因为他那苍老的面孔，善于隐蔽，容易引工商界走入歧途，引导他們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造成民族资产阶级不再需要改造的錯覺。这对敌方分子的自我思想改造極端不利，对社会主义改造事業和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也有很大的危害性。章乃器此人，我在解放前在香港时已經知道他自高自大，但不知道他资产阶级極端个人主义这么严重。章乃器的关于“定息不是剥削，仅仅是不断而渐”，“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經沒有本質的差別”，“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險的敌人”等謬論，我知道是錯誤的；但是对他向人民日报上“资产阶级分子要脫胎換骨的社論”所作的反批評，我却表示欣賞。我当时沒有看出章乃器想挑撥工商界同党的关系，借“反对教条主义”亲反对馬列主义。其原因是我对资产阶级还有濃厚的阶级感情，并且由于水平低，沒有同章乃器划清界限，以致迷失方向。这次教訓使我深深体会到资产阶级分子繼續改造的必要性，同时也深深感到改造的艰苦性和长期性。我必须痛下决心，認真改造，真心脫

胎換骨，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場上来。因此，我認為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举行了联席會議，分析和批判了章乃器的錯誤言論，并对各地組織发出了指示，这是很必需和及时的正确措施。而許多多和我一样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应当从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提高觉悟，受到教育。目前广东省各县工商界的鳴放尚未普遍开展，对章乃器的右派言論，思想認識不一致。我認為应当首先組織他們認真学习毛澤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文章，作为我們的思想武器，根据六項政治标准，对章乃器等們的謬論进行分析批判，划清思想界限，明确思想認識，繼續协助党的整風，使运动更健康地发展下去。

中国各民主党派，是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坚决拥护共产党，与共产党一起经历艰苦，对革命事業有过贡献的。在革命事業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們共同努力于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目睹人民民主政权日益巩固，五年计划的实施，国家經濟建設进展瞬息千里，日趨富強，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不容否認，我个人以前的願望已經达到，相信凡是真心拥护共产党的爱国人士，都会有同样感觉。当然在国家經濟建設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困难，但这是在前进中的困难，只要大家同心协力，一定可以克服的。在整風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少数的党员工作作风上有些錯誤和缺点，也是可以改正的。如果有人有意圖歪曲事实，低調缺点，想抹煞中国共产党三十多年来的丰功偉績，削弱党的領導，这是全国人民所不允許和唾弃的。在目前既然有民主党派派員企圖反对共产党的領導，要与共产党分庭抗礼，平分秋色，想奪领导权，走同资本主义的旧路，想將六亿人民墮入痛苦的深渊，令人疾首痛心。何香凝主任在中央统战部座談会的書面發言，曾指出：“我也希望各民主党派的朋友，要誠誠懇懇的帮助領導党，如果有人想入非非，那就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意背道而馳。既然我們要长期共存，我們就要心悅誠服地接受社会主义，不只是监督別人，同时更要警惕和改造自己，这样才能勉勵來者，尽我們的一份責任，达到长期共存的共襄。”她又指出：“在这里我就不得不回到中国革命的长期历史，我觉得长期共存是建立在共同奋斗的基础上，当时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和孙先生的革命事業口是心非的，不遵守孙先生的主張，和孙先生是背道而馳的。因此在革命陣營扩展了許多矛盾，以致使革命遭受挫折，我們这一代对这些历史的教訓是要牢記勿忘的。”她老人家的是很恳切沉痛的。暮鼓晨鐘，發人猛醒。我認為章伯鈞、章乃器等，必須吸取历史的教訓，切實檢討和批判自己的錯誤思想，改正錯誤，加强自我改造，勤馬思居，回头是岸，这将是为人民所原諒和欢迎的。

我的意見如有錯誤，希望代表予以批評教正。說大会成功，各位代表身体健康。

对 奸 人 应 鸣 鼓 而 攻 之

安文欽的發言

(1957年7月6日)

敬請周總理政府工作報告暨李、薄二副總理國家決算預算、國家經濟計劃報告，有條有理，完全同意。我本庸才，一事無成，年逾八旬，行將就木，本應閉戶藏拙，不必登台獻技，然職責所在，又所關，有不能已於言者也。聊以一得之愚，申明在案，請嘉納焉。憶自一九四〇年我擔任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副議長以來，至今已十七年矣，和共產黨人相處，可以說水乳相融，毫無隔閡。每次在會議上，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均蒙通過，從未感到共產黨“排斥異己”。只覺得统战政策不分黨內外，願聞駁謬之語，便民之誼，社會賢達民主人士皆能量才任用，各盡其力。詎料掌、章、儲等數人，反對共產黨領導，藐視社會主義制度，無产阶级專政，種種惡論，筆難盡述，企圖復辟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復辟。真是黃口孺子，信口開河，謾言放辭，其處心積慮，惟恐天下不亂。此等伎倆，應鳴鼓而攻之，勢必追究是非，徹底淹沒，方足以塞奸人之口，杜非分之想，以為後來者戒。自來國家處變，胥視賢不肖之進退為轉移，瞻顧風者，深加檢查，勿以同昇為喜，怒為用舍。如是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從此國益治而民愈安，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富強，蒸蒸日上之勢。推而言之，惟英雄豪傑（指共產黨）能于世推移，因事制宜（指進行革命），而庸人是占非今，苦不知變（指守旧派），以為結繩之約，能復治亂秦之緒，于祝之舞，可以解平城之圍。恨若擊鼓柱鼓，擊守故轍，無遠大之眼光，但能及寸不能及尺，但能及尺不能及

丈，想肺腑中被門閥所蔽耳。我于去年請假回籍休養，沿途所經過的地方，河山吐秀，草木皆春，閭閻安謐，人民樂業。如入城市，常見閭閻繁榮，工商輻輳，故口市無游民，此之謂也。過農村更見桑麻遍野，藍蔚接天，故曰野無曠土，此之謂也。領導得法，未嘗不取歡于守斯土者，有致之也。毛主席指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全國各界正在熱烈討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抒其理，但真理是不怕爭辯的，而且越辯越明，越爭越真。所以我衷心擁護到底，毫無異意。惟是我中國自解放後，凡應改革的事業，莫不次第進行。回國蔣介石美國集團十年前之所謂，不過仰帝國主義鼻息，壓迫人民，奴役人民。以現在比較起來，孰是孰非，虽三尺童蒙亦能明了究竟，何若輩如此狂妄顛覆黑白耶？關於帝國主義國家久著無耻的陰謀，企圖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削弱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毀掉我們的團結，尊如神聖力量，堅如鐵石，彼是古非今不能于世推移的賊下等涼血動物分子，欲破壞我團結，削弱我力量，是犹捧土以塞孟津，鼓力以負泰山，其不至于失敗和灭亡者几希；我这次由陝北來京，陝北人民再三囑托着我與會申明：陝北人民久經革命斗争，善于辨明敵我，堅決捍衛勝利果實，粉碎右派分子的陰謀等語。彼醉生夢死之帝國主義，其其觀諸，現在和平之聲浪震蕩于兩間，安全之氣象充滿于中外，其實現時間間耳耳。寄語帝國主義國家者，洗耳以听之，拭目以張之，可也。

社会主义一定会获得完全的胜利

陳叔通的發言

(1957年7月8日)

我完全同意周總理政府工作報告和其他各種報告。

這些報告完全証明一九五六年我們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了更輝煌的成就。這些輝煌的成就是和共產黨的領導分不開的。正如毛主席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詞中所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任何力量不能動搖的。沒有共產黨作我們的領導核心，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我們的偉大事業是不可能勝利推進的。

各位代表，全國人民決不會忘記我們原來是怎樣的一個國家。解放以前，我們國家處在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重重壓迫之下，少數剝削者過着奢侈腐爛的生活，而創造社會財富的廣大勞動人民却處于貧困飢餓的狀態。由于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推翻了三大敵人，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領導了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從而保證了全國勞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使占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和廣大職工的生活顯著地提高，同時也保證了其他階層人民的安定的生活，簡直是把全國人民的生活包了下來，加以統籌兼顧，適當安排。這個

翻天覆地的重大变革。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想像的。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它比前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艰巨得多。如果有人把社会主义革命看得太容易，甚至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那末他们不是极端幼稚无知，便是别有用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工作是艰巨的。第一，是以自力更生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是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底子是很穷的。这样的国家要以重工业为中心建成工业国，怎样负担得起呢？可是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努力，增产节约取得巨大的成绩，以一九五六年情况来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了四年，主要指标有些已经提前完成，有些已经接近完成了。以钢铁的生产为例，旧中国的生产量是可怜的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万吨；一九五六年钢铁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四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现在都已建立起来了，而且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些事实证明了党的领导的正确，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家都知道，国内外敌人是不甘心而且用种种方法阻挠和破坏我们的和平建设的，同时我们国家几年来也遭遇过好多重大的自然灾害。但是，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阴谋，领导了人民战胜了灾害。所有的困难并没有阻碍我们自力更生地在建设事业的各个战线上取得巨大的成就。这简直是难于想像的奇迹。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奇迹能够出现吗？肯定地说，是决不可能的。

第二，我们做的是我们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一切计划经济的工作都是新的，谁也没有经验，开头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幸而有苏联的先进经验作为我们的借镜，苏联并且给了我们许多大公无私的援助，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的。其他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许多帮助，我们也应该感谢的。学习和运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但学习别人的经验，并不是容易的。我们在运用的时候，还必须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所以我们的建设工作仍然是很艰巨的。有人说，我们的建设计划时常改变，这是因为缺乏经验，亦是客观情况的变化所使然。总的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是巨大的，当然亦不是没有错误和缺点的。中国共产党并且教育了全国人民边学边做，在这几年中取得了不少新的经验。这些经验也有些是从错误和缺点里得来的，对今后的建设工作是极有利的。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吗？肯定地说，是决不可能的。

第三，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适应国内人民生活的需要和帝国主义制造的紧张形势下进行的，我们不能不加快建设的速度。这里就存在了一个人民消费与国家积累之间的矛盾。但是我们采取了艰苦劳动、勤俭

建国的方针，一方面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一方面紧紧地掌握了建设的速度，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联合国的报道，亦不得不承认我国去年工业增长速度居世界第一位。可见我们的国家是能够很好地处理人民消费与国家积累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吗？肯定地说，是决不可能的。但是右派分子恶毒地抹煞我们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事实，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描画得一无是处。他们反对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个别的”的正确分析，恶意地把个别性质或部分性质的缺点和错误夸大为我国革命和建设根本的或全面性质的缺点和错误，使一些立场不坚定或是不明的人认不清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成果，企图实现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阴谋。

右派分子把旧社会遗留下来，在今日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歪曲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所产生的，歪曲地宣传社会主义加上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危险，从而毁谤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把我们国家从社会主义拉回到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去，使广大劳动人民重过旧中国的悲惨生活。这是全国人民决不能容忍的，必须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

右派分子企图利用一部分人对于新的制度还不习惯以至还有抵触情绪作为他们的活动基础，用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动摇社会主义的制度。他们因工农群众不受到利用，抓不住，就妄想利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工商界来进行罪恶活动。就如章乃器，他就企图利用工商界消極的一面来迷惑工商界。他说：资产阶级已经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等等。这就是否定阶级存在，就是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据七月三日人民日报所载，章乃器参加章伯钧、罗隆基在圣安德斯的时候，他表示要在章、罗联盟策动的未来的反右组织中担任职务，证明他是跟他们的秘密组织勾结在一起的。要知道知识分子和工商界者纵然有少数人受他们的迷惑，可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工商界是衷心地信赖共产党的领导的，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就是那些一时受到右派分子迷惑的人，在反右派斗争中也会清醒过来，回到人民一边；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右派分子利用消灭中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篡夺领导权，使时代的车轮向后倒退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全国人民必须更加紧密团结起来，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的领导和保卫社会主义事业。我们要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使右派分子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对于受到右派分子的影响，在思想上有某些错误的人民，我们要把他们同右派分子区别开来。他们还是拥护党，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只要他们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参加到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中

来，他们就可以在斗争中受到锻炼，改正错误，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而对那些坚决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们必须彻底地给予反击；斗争到底。

有人认为我们对右派分子展开反击后，人民就不好“放”，不好“鸣”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主要是由于对党的整风运动缺乏了解所造成的。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只要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反对或者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在社会主义的共同基础上对党员的作风提意见，无论意见提得怎样尖锐，怎样片面，甚至是有错误的，我认为共产党都是欢迎的。右派分子正在造谣，说党在“收”了，不能講話了。我们不要听信这种谣言，不要受右派分子利用，仍要积极地帮助党整风。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说：“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打退以后，整

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党在“收”了吗？决不是的。而且就我所知，凡是帮助党和政府搞好工作提出的意见，都在加以分析研究，应接受的接受，其中尚有有待于研究的亦有一时办不到的或者有错误的，也部分地说清楚道理，难道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吗？

全国人民一定都明白：我们帮助党整风是要使党的领导更加巩固，才可以完成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才可以使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全国人民一定都明白：更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加强学习，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紧密地团结一致，在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对右派分子展开坚决的斗争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定会完全胜利的。

坚决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程潜的發言

(1957年7月8日)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向这次大会提出来的其他各项重要报告。周总理的报告概括地总结了我們政府工作的伟大成绩，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同时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形形色色的谣言进行了有力的回击。现在，我想就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这个政治题目发表一点感想。

今年的春夏，是一个不平常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在帮助共产党积极整风的同时，又向资产阶级右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展开了气壮山河、义正词严的回击，把一度飞扬跋扈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嚣张气焰打落了下去，为共产党整风和各民主党派整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现在来看，战果是伟大辉煌的，但是，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斗争还在深刻发展。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所广泛展开的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斗争，是一场十分曲折复杂的斗争，是一场相当长时期的斗争，也是一场在某个时期内表现得相当尖锐激烈的斗争。谁胜谁败，决定于力量的对比，也就是说决定于：广大群众能以更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武装起来，充分地、彻底地批判、揭露和孤立右派。

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不是偶然的，这是我们的社会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规律。全国人民热爱和拥护共产党，全国人民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妄图倒转，摆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梦想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复辟。水火不相容，当然就会有斗争；短兵相接的战

斗的爆发，只是决定于时间和条件而已。

中国共产党下最大决心激浊“三省”，在党内积极开展整风运动，诚恳地、虚心地向党外人士提意见，帮助克服缺点和纠正错误，以便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本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一切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都竭诚拥护共产党这个光明磊落，他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肯定了工作中的巨大成绩，同时本着负责严肃的精神，向党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揭露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就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大大地推进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可是，正在这个时刻，久经潜伏方向、时时准备投出冷箭的资产阶级右派，却假借帮助党整风的名义，利用“大放鸣”的由头，疯狂地抛出了攻击共产党，搞垮共产党，诬蔑社会主义，搞垮社会主义的恶毒的言论，并且继之以罪恶的有组织的鬼魅行动。这就不能不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向资产阶级右派的无耻的肆逞进攻展开大气磅礴、排山倒海的反击。

这场战斗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认为：

第一、说明了资产阶级立场的反动和愚昧。经过一个多月的大揭露和大揭露，现在大体上可以摸清一下资产阶级右派的基本队伍了。这个队伍包括：对社会主义改造不甘心的顽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他们的代言人，如章乃器之流；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政治野心家，如章伯钧之流；恬不知耻的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如罗隆基之流；从封建地主和军阀官僚寄食黑分化出来的孽障，如龙云、黄绍竑之流。就现在揭露出来的材料来看，军罗联盟显然是一个有组织、有计

斯、有綽號、有路綫的反動集團。這主要是指蔣帥的。自然，也還有一批參謀謀劃的文武武將，搖旗吶喊的麥勇兵卒。這些人是反共的，反人民的，反社會主義的，反人民民主專政的。這些人利欲薰心，利令智昏，是一些念九不忘爭奪權利的、時時想伸手撈一把的、毫無原則的、毫無是非的人們。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國家里，他們总觉得“受了委屈，難能伸張”；去年社會主義大變革，從經濟基礎上挖了他們的“祖技”，這就更引起了他們發自階級本能的刻骨的仇恨。他們思想，有朝一日，黃鶴時會，沖開“缺口”，傾打一掃。他們滿腦邪思，或不分晝夜，成天翻起陽白眼，瞞着窗外云天，偶爾望見萬里碧空上浮動一塊烏雲，就以為“山雨欲來”，大有可圖。他們看見共產黨暴風，就以爲共產黨江山不穩，局面不妙，於是掀起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黑惡風，推波助瀾，到處点火，似乎他們成氣候，立大功，就在轉眼之間。他們做梦也沒有想到，不出三十天的功夫，他們放出來的毒氣和毒氣，就遭遇到了“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狼狽狼狽局面，他們一相情願的如意算盤大大地落了空！平常，他們自詡爲“政治上的現狀主義者”，是“精打細算”的“好漢”。依我看，特別是根據這次他們悲慘的教訓來看，他們只不過是一些發昏十三章的狂想主義者，只不過是一些連加減乘除四則也沒有學好的人來派。“人民日報”說得好，“資產階級右派先生們，你們把中國人民幾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兒戲，把中國人民八年的建設史看作兒戲，把黨和人民羣衆的血肉聯系和黨在人民羣衆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兒戲，而且在估計力量對比的時候，連人口中占百分之一的人和占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究竟哪一邊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你們這樣怎麼能不犯錯誤呢？”持資產階級立場的人們自以爲有一些陰險的聰明，實際上是天大的愚蠢。反動者，愚蠢也。通過這次實力的較量，難道還看得不夠明顯嗎？

預設資產階級右派還有一個不可告人的估計，他們暗自設想：你們共產黨不是說和平改造私營工商業嗎？你們對我章乃器這樣平穩地口誅筆伐，這不會在實際上產生不好的影響嗎？根據這個愚蠢的邏輯，資產階級右派滿以爲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對他們無可奈何，對他們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言行只好默不作聲，讓其逍遙。資產階級右派這個估計又大錯特錯了。因為，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懂得：依了章乃器的辦法，就不是什麼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和平的社會主義改造，而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復辟；依了章伯鈞、羅隆基、龍云、黃紹竑的辦法，就不是什麼和平解放台灣，而是蔣介石反動派“師回朝”，恢復其法西斯的罪惡統治。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懂得，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採取圍剿政策和和平辦法，最終目的還是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改

爲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將資本家剝削者改造爲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只有取得金屬改造和改造的兩方面的勝利，我們才算是以革命的光輝實踐論證了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豐富了馬列主義的武庫，在國際上才能產生深遠良好的影響。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懂得：只有堅決回右派分子的進攻，堅決打垮他們的進攻，共產黨才能很好地開展整風運動，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才能更加提高，步調才能更加一致，團結才能更加巩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才能更加迅速發展，我們的國力才能更加強大，而這樣也才有最有利於台灣的和平解放。對民革的成員來說，和資產階級右派劃清界綫，才能激發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愛國心，影響台灣的軍政人員回到祖國懷抱，走社會主義道路，參加祖國建設。害怕反右派鬥爭的開展會影響台灣的和平解放，是完全錯誤的。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懂得這些道理，就絕不會放鬆反右派的鬥爭，資產階級右派想望“投鼠忌器”，徒然惹火心機而已！

第二，說明了民主黨派的去向。中國的各民主黨派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幫助下發展成長起來的。如果說，中國的各民主黨派在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歷史階段，對人民有些貢獻，作了一些好事，那是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密不可分的。因此，說這個黨是“靠反共起家”，說那個黨是“靠中間路線發達”，這是歪曲歷史的謠言之論；是睜眼閉眼說謊話，是別有用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各民主黨派參加了政協，先後舉手通過了共同綱領和憲法，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確定了爲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路線，這樣就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和好感，獲得了和中國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治地位。現在，某些民主黨派的某些成員，特別是某些倚賴要津、攬頭露面的物，撕下了假面具，忘恩負義，翻臉不承認，背信棄義，悍然違背自己的諾言。他們要搞垮共產黨，想取而代之；他們要誘使社會主義的列車脫軌，想將列車引向資本主義的歧途。這不僅是向自己的政治道德挑戰，同時也不能不使人們懷疑：這樣的民主黨派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我堅決認為，所有民主黨派中的爲國爲民的仁人志士，在這樣一個節骨眼上，都不能夠保持沉默，都要站出來說話，不許少數叛類，少數資產階級右派沾污了各民主黨派。通過以反右派鬥爭爲中心的整風運動，各民主黨派必將去腐蘊新，獲得健壯的生命力，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和全國人民一道，爲社會主義事業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民革的右派分子，除了已經揭露的民革中央的龍云、黃紹竑、陳銘樞、譚惕吾等人之外，各地已經揭露者有三十餘人。民革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行的主要特徵是：在發展組織問題上主張國民黨黨員普遍入黨，縣、市普遍建立組織，到外招兵買馬，不問發展對象的政治歷史和政治面貌；在肅反問題上，扶搖成績，夸大缺點，口口声声聲調“有錯必糾”，把反革命分子“呼冤叫屈”，假和平解放台灣之名，行反對肅反之實；在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方面，不是誠心實意，而是想分

庭抗礼，秋色共沾，片面福禍此督，却又不同意接受共产党的监督；在貫徹“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上，只講團結，不講改造，只強調安排，不談教育，不以旧社会的官僚卑賤地位為可耻，反而洁自高，以此作为爭取安排的条件；在“关心”农民生活的幌子下，为地主、富农叫喊；蒙着“爱国者”的青紗，大顯反苏思潮。上面种种表现，就它的实质來講，都是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在民革内部的反映。現在，应当对民革成員和一般的旧軍政人員的思想变化作一些实事求是的估計。解放八年来，这些同志的思想水平不是有所提高的。一小部分提高得較快，大部分有所提高，另外一小部分，也就是說右派分子，則很少提高，个别入几乎是“原地踏步”，依然故我。这些人既然保持原来一套的立場、观点、方法，外力感染，一触即發，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这样一批民革右派分子的反动思想、言論和行动，到目前为止，还批判得不够猛烈有力。有些同志現在仍然和右派分子和平共居，不能划清界限；有些同志采取袒护右派分子的态度；有些同志沉默、消沉、抵触；也就是说，民革内部的右派分子还未受到应有的打击。我认为，和各民主党派一样，摆在民革面前的任务是，深入地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整風运动。这就是民革作为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的正确去向。

第三、說明了必須傾全力地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智慧和良心的集中表现，是中国人民的善良理想的化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設社会主义，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动搖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动搖了社会主义的基石，也就动搖了我国的国本。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不是共产党人空口叫嚷出来的，是历史作出来的，是中国人民的要求和願望。历史事实表明：当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出现在政治历史舞台上的时候，熱遍大江南北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最終都不免于失敗；当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阶段、政治斗争經驗还不十分丰富的时候，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也遭受了失敗；而当中国共产党一經在斗争的烈火中鍛炼成熟，并且形成了以毛澤东主席为首的領導核心的时候，中国的革命运动就立刻改变，在短短二十年期間内，連續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民主主义革命的徹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一部共产党的英勇斗争的胜利历史，就是一部先烈们的鮮血写成的历史。中国人民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据历史說話的。人們是从历史走过来的，普通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都懂得这一条最基本的道理。当资产阶级右派揚言并采取实际行动来削弱、摆脫和取消共

产党的领导的时候，我們应当响亮地回答：我們要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要以实际行动，从各个方面，想尽一切办法，来坚决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不这么做，依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話，就毁灭亡国，人民就堕入万劫不复的黑暗的深渊。

我想在这里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講几句话。你們当中一些人，在過去，特別是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曾程度不同地、多少不一地为人民作了些好事。为人民作了好事，人民当然不会忘記，你們今天有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就是人民給予的最公道的酬答。但是，好事要繼續作下去，要作到底，如果不作到底，半途而廢，甚或反其道而行，挖共产党的底，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就会激起人民的反对，遭到人民的唾弃。昨天作了好事，今天作了大混蛋的事，人民就不能承允。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对于全国人民，对于所有的政治活动家，是一部最好的教科書。每一次大变革、大震蕩、大运动之后，同路人之中，除了絕大部分随着历史前进之外，总还有一部分攙戈弃甲，落荒而走，最終变成嗜渣于陰沟中的廢料。这是一条铁的規律，任何也逃不掉这条无情的客观規律的考驗。就是真正的革命者，誰是两面派的投机分子，在这条規律面前会作出事实的、历史的結論。現在又临到这么一个尖锐的时刻了，每一个人都要毫不含糊地回答这个问题：向右走，还是向左走？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站稳资本主义立場，还是站稳社会主义立場？前者是死胡同，此路不通，一定要走，就会变成政治垃圾。后者是六亿人民选择的光明大道，跟着人民走这条大道，就能克强阻碍，步入佳境。率敢走前一条道路的右派分子們，人不可能不犯錯誤，“知过能改，善莫大焉”。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門对你們始終是敞开着，只要幡然悔悟，改弦更张，老老实实把你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遺毒的思想，丑惡的“私房話”，見不得人的密謀策划，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徹徹底底地向人民交代，向社会交代，同时也以实际行动来揭露露骨的右派分子，这就表明自己有决心从右轉向左，从反动轉向革命。昨天作了坏事，今天轉变过来作好事，人民是能够寬恕的。如果一意孤行，坚持反动立場，以自己的惡言惡行来破坏社会主义事業，觸犯刑律，那就表明自己自外于人民，自絕于人民，从人民方面轉化到人民的敌人方面去了。这种人的这种作法，人民是不会答应的，是要办罪的。

在反右派的尖锐斗争中，在这样一个不凡凡的时刻，我願意做一个平凡的战士。我不过是一个老年的新兵，但我坚决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为社会主义事業效力，紧紧地跟着历史前进！

皆“中山狼”也!

邓初民的發言

(1967年7月8日)

請允許我不在开头重复我所同意的各位代表所說的話。我們是人民代表，我們就一定要代表人民的意志。人民要求的我們也要求；人民反对的我們也反对。否则，就根本不配为人民代表。不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在这一次釜黑前后，特别突出的暴露出来了不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右派首領分子，这些人已根本不配为人民代表了。我要代表全国人民对所有人民代表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大会提出控诉，并建議大会分別情節輕重作出決議，通过他們的原选舉单位撤銷他們的各部部长、副部长，各省、市的省长、市长、副省长、副市长，各高等学校的校长、院长、副校长、副院长等等，也应由大会分別情節輕重作出決議，交由国务院撤銷其职务。

我們像这样来处理人民代表中的右派分子，是否过分了呢？我以为一点也不过分。試看在右派首領分子中，有的基本上代表地主富农分子，例如龙云、黄绍竑等人；有的代表资产阶级落后分子，例如章乃器、畢鳴岐等人；有的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落后知识分子，例如章伯鈞、罗隆基等人。他們所代表的阶级成份虽各有不同，但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龙云、黄绍竑等人装出悲天悯人的样子，說农民的生活苦、說党反有偏黨，一味强调缺点，抹煞成绩，把新中国說成漆黑一片，在这次小組討論和大会討論中，許多人民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代表都拿新中国和旧中国工农生活的对比，把他們对党 and 人民政府的恶毒攻击，加以概括了。实际上，黄绍竑曾在旧中国的广西和浙江两省掌握軍政大权，請他回忆一下那时广西浙江两省农民的生活怎样？所有人民的生活怎样？真可以說农村破产、城市蕭条，他为維持他的血腥統治，反而屠杀無辜，特别是革命分子和进步人士，这在浙江和广西的代表中已把他的种种罪行揭露出来了。龙云統治云南十几年，跟黄紹竑也差不多，但有一点他可能比黄紹竑强些，就是在云南發展了生产——發展了毒害人民的鴉片烟生产！

章乃器、畢鳴岐等人，特别是章乃器，似乎不能与黄紹竑、龙云相提并論。他在中国是以进步派自居的，可是桂系軍閥也提拔他当过财政厅长；在新中国，党信任他，請他当了粮食部長，他当然仍以进步派自居！而且他認為比工人阶级更进步，認為他的理論水平比馬列主义水平还高。說今天的资产阶级沒有两面性好像才是真正的馬列主义，說今天的资产阶级沒有两面性是教条主义。我看他既不是什么馬列主义，也說不上教条主义，而恰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资本主义。这一点，他倒是不打自招了。他說“资本主义有好有坏”，那等于說好的资本主义他是衷心拥护的。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質，却一直没有承認。要章乃器承認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正本質，那就等于要历史上的反动統治阶级自动下台一样，这是不可能的。章乃器不可能承認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質，人民和大多数进步的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允許章乃器不承認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質。这样一来，章乃器就不是进步派了，而是落后派了；不仅是落后派，而且是孤立派了。天地之大，將無他容身之地，或者只可能暫時躲藏在他那那口舍養的小小的蝸牛里。

章伯鈞、罗隆基等人好像既不能同龙云、黄紹竑等人相比，也不能同章乃器、畢鳴岐等人相比。他們野心更大，結成了章罗联盟，要搞“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他們利用民主同盟的組織成份主要是知识分子、文教界，利用他們在民主同盟的領導地位，于是伸手抓报纸，抓学校，抓所謂科学家，抓落后的知识分子，抓曾經犯有反革命罪被政府寬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也包括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分子），特别是抓民盟的各級地方組織，这几年来他們已抓到了许多人。試看这一次在整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各民主党派說，民盟可以算得是挂了帅的，就可証明。根据在中央揭露出来的民盟右派分子，有尽人皆知的六教授及其他，在天津有王大力，在上海有陈仁炳、彭文应，在武汉有周哲民，在西南有潘大猷，在湖南有杜近之，在太原有王文光，在浙江有姜震中等等。整風前后他們就利用他們的爪牙，到处点火，要盟員大放、大鳴；要采取“上下压”、“内外攻”的夹击战术；要在高等學校中取消党委制；要在科学规划中取消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要發展盟員到几百万，最好是把一些反党的知识分子發展到盟内来；要為曾經犯有反革命罪被政府寬大处理的反革命知识分子重新加以平反。企圖这样来扩大盟的声势，轉轉型的方向，把民盟这一个民主党派，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来篡夺党的領導权，来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里我要指出，在落后的知识分子中，是有他們的市場的。几年来，在党因糾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下，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有进步的，对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也有一定的贡献。然而，就有那么几个从英美留学回来的人，例如章罗联盟集团就有那么几个人，很笨拙，他們是有代表性的。还有那么几个不三不四自名为馬列主义的人，例如周哲民、陶大

蕭等人也很難滿，他們也是有代表性的。他們從來不會滿足，有些人從教授升到教务長、副校長乃至校長，仍然不滿足，有的人身兼數職乃至數十職，仍然不滿足；其次的人對於房子住得不好，對於沒有交通工具不滿足，對於剪頭髮洗臉沒有照顧得夠不滿足，對於照顧好了照顧多了的又說幫助不夠也不滿足。他們有一套理論，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要受到政府“禮賢下士”的尊重，要像諸葛亮一樣，要有劉備去三顧茅廬。我也是一個沒有知識的知識分子，在舊中國也當過大學教授，可是常常受到迫害的，那當然由於他們罵我是“共產黨走狗”。但我看到許多不是共產黨走狗而是國民黨走狗的教授們，也並沒有受到尊重，甚至校長時只能坐半邊屁股，除了按一定的薪金發給你外，你住洋房或住茅房，你坐車或步行，你吃得飽或吃不飽，總之你的死活，他一切不管；欠薪還是經常的事，發聘書只發半片；少上一点点鐘的課就扣一點鐘的薪；真是朝不保夕，不知明年又在何處。但是那時我就沒有聽到他們講什麼知識分子的傳統，更沒有看到他們有什麼反抗，住在火坑里，心安理得，一到樂園反而不寂寞蜂叫，有些知識分子，就硬是這樣要拍掌而又不受拍掌。今天党和政府把像这样的人那包下來了。許多不能教書的人，仍然給他們的生活費，但他們還要發牢騷，說有職無勞。而能教書的人，不只請他教書，而且請他當校長、院長，却又沒有職無權。那怎麼好呢？請大家把心肝捧出來說一句話，應該是仁至義足了。然而這些所謂知識分子，却說党和政府對他們不好，他們要反黨、反社會主義。我突然想起一個故事來了，這個故事是小人書上都有的，叫做“中山狼”，黑老頭先生想種種的辦法把狼從獵人的手中救出來了，狼得救後，却轉向黑老頭先生說，我的肚子餓得很呀！你雖然把我救出來了，如果此刻沒有東西吃，我还是要餓死的，先生！你是墨者，“摩頂放踵，利天下之為之”又何嘗一顧，不以咬我，而藉此救命乎？”我想到這里，不禁大吃一驚，這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包括龍云、黃紹竑、章乃器、畢鳴岐、章伯鈞、

羅隆基、饒安平等人在內，皆中山狼也。是狼，是吃人的狼，我們就應該打死它。因而我說，要大會作出決議，撤銷他們的人民代表資格和國家機關職務，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這里，我們必須明確認識，反右派鬥爭，是一場異常激烈的階級鬥爭，而且這場鬥爭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首先發動的，我們必須起而應戰，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同時，必須明確認識，這場階級鬥爭戰綫的一端在國內，而其另一端已發展到國外，香港帝國主義報紙和杜勒斯之流，已經在為右派分子的言論行動“鳴鑼”。最後，我們必須明確認識，人民的力量是不可能戰勝的，黨和毛主席在人民中的威信是無比崇高巨大的，我們全體人民代表和全國人民，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之下，有信心有決心在這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中獲得全勝。

因此，我要警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特別是右派知識分子，必須認清前途，掌握自己的命運，正確估計國內外形勢，只有徹底悔改，袖節割皮，脫胎換骨，把狼心變成人心，才是生路。科學的、辯證的唯物主義者，在存在決定意識的前提下，肯定人的思想和一切都是可以改造的。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已經正告你們，社會主義改造的大門是敞開着的。能在真理的面前低頭和在人民的面前投降的人，還是好漢。人的生命是共有兩重性的，一是自然生命，一是政治生命。政治生命比起自然生命來是更為寶貴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政治生命，是否最終得以保持，其權還是操在你們自己手裏。狼乎？人乎？自擇焉可也。

我們全體人民代表，在全國人民代表中向右派分子作最後決鬥的時候，應該把反右派鬥爭作為這次大會的主要任務之一，應該緊緊團結在黨和毛主席的周圍，永遠跟着共產黨走，永遠跟着毛主席走。社會主義建設勝利萬歲！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人民領袖和導師毛主席萬歲！

揭露章羅聯盟在四川的陰謀

彭迪先 曾庶凡 劉承劍 劉蘭娃的聯合發言

(1957年7月8日)

我們完全同意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大會上的各項報告。

在這幾天，我們又學習了幾次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我們從這篇講話裏學得了不少有益的東西。講話中提出的六項政治標準，給我們以明辨是非、分清敵我的准繩，使我們掌握了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進行鬥爭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我們是來自四川的中國民主同盟的盟員。許大衆

允許我們彙報一下民盟右派分子在四川如何進行陰謀活動的。首先請讓我們簡單地向民盟中央談起。

從已經揭露的材料看來，我們知道，以章伯鈞、羅隆基為首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是在頭腦中充滿着資產階級思想的、具有歷史根源的反對共產黨領導革命的“中間路線”分子。解放前，在民主革命階段，“中間路線”分子可能還有一點進步的氣息；到了全國解放，國民黨反动統治被推翻之後，殘留在大陸上的“中間路線”分子，如果還沒有懺然悔悟，那末，這一類人

迟早会一边倒向反党反社会主义，藐视人民民主专政，这可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反对共产党，要反对社会主义，也得准备一点本钱。他们在翻身觉悟了的工农群众中是根本捞不着什么“政治资本”的。怎么办？他们的眼睛就转向知识分子，企图而且已经在知识分子身上打主意。他们眼看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后，生产资料公有了，只有少数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并利用他们在立场观点和思想作风方面还未获得改造的一些弱点，把他们挑拨和煽动起来作为使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资本”。右派分子根本不去想如何帮助知识分子积极进行思想改造，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相反地，却拉他们的后腿，有意无意地否定新中国的辉煌成就，片面夸大过去党在对知识分子工作中的某些个别缺点。这样，一方面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一方面为了拉拢一些知识分子供他们利用，故意迎合知识分子的落后意见，说什么“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等等，自封为诸葛亮，把人民比作阿斗（“群白”），培养知识分子的“清高”思想和“客”情。此外，右派“理论家”，还说什么“知识分子的季节天气”如何如何，散发出一种抑郁、感伤和哀怨的气氛，好像解放后八年多来，知识分子一直都过着严寒生活，没有“解冻”。甚至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将近一年，情况依然如故。因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如果还没有发挥出来，似乎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没有什么问题，用不着继续进行思想改造了，一切责任都在共产党方面。这样“工人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就形成当前的主要矛盾”（罗隆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领导知识分子，不能领导科学和高等学校等等谬论就跟着出现了。似乎整个文教界都应该交给章罗联盟领导，甚至国家政权也必须各党派共同领导或轮流执政。这样，被章罗联盟剥夺了领导权的民盟，怎样不在一段时期内发生政治动向右倾的这样重大问题呢？怎样不被用来作为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武器呢？

四川是一个大省，只就高等学校来说，成渝两地就有二十几所，有不少知识分子，有不少盟员，同时又是“民盟登报地”，因此，章罗联盟对四川这个“据点”是极其重视的。他们的阴谋活动当然不会放松边远的四川省。四川各地报纸上天天点名的潘大遼等，就是章罗手下的“大将”，右派集团中的骨干分子。根据已经揭露的材料看来，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风浪中，潘大遼也作了不少“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是内外呼应、上下配合的，确实做到了“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步骤、语言共同，作法一致，一模一样”。

右派野心家，如章罗之流，是搞了几十年“政治交易”的，可说是“富有政治经验”。因此，在他们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时，绝不会召开什么大会，写出纲领、计划之类叫他们下面的人去执行。他们的陰

謀是極其隱秘的，流行的方式是很灵活的，个别串通，东说一点，西说一点，这次谈一点，那次又谈一点，前后各方面合起来实际就成了一套，那就是：在政治路线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組織路线上是将公开合法的組織形式同秘密个别串通的無形的組織形式結合起来，訂出了“發展盟員一百萬”的計劃，大量吸收落后的甚至对党有敌对情緒的分子，逐漸形成为一个与党閥对立的“反对党”。在整風期間的行動綱領，就是以“帮助”为名，到处点火，挑撥是非，并企圖从前鋒和打击党的威信中來提高盟的威信，“放手”發展一批盟員，提出了所謂“火燒”上發展組織的口号，所有这些，从最近各地揭露的材料看来，其用意还不很明白嗎？

現在，讓我們舉報一下四川右派分子潘大遼等的情况，就可見右派分子陰謀活動之一斑（因限于時間，很多材料不在此提出）。

首先，潘說：“章伯鈞是搞了多年政治的，感覺銳敏”，並認為“章的主張很有政治見解”，不但一再宣揚章的“上下兩院制”的主張，並在章的“政治設計院”的建議提出后，他也提出民主黨派的威信应当參加各大專學校領導的設計、導演、排演的工作。緊接着，潘的“大將”趙一明，就在雅安提出什麼“協商方案”，与章的“政治設計院”等上下呼應，如出一轍。章羅聯盟的企圖，就这样由中央到地方，一直搞到基層。

民盟重慶市委章羅，在傳述今年三月民盟全國工作會議時曾說：黨提出了民主黨派“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地位平等、自己黨派”的口号。經過查對，才知道後面八个字是章伯鈞“歸納”出來的。章羅聯盟的分庭抗礼的反党思想，由中央貫穿到地方，形成潘大遼对趙一明的指示：“脫离党的領導，強調民主黨派獨立自由，平起平坐，不要社会主义方向”。

今春，羅隆基以人民代表、民盟副主席、森林工業部部長的身份到四川“視察”工作。他見樹不見林。中共四川省委曾請羅提意見，他當面不具體提出問題，却秘密的帶回一大批叫囂罵反有“偏差”的所謂“控告”“檢舉”信件，作為提出“平反委員會”的根據。潘在四川公开支持羅的主張，并進一步提出“平反”還要把“三反”“五反”在內。

今年羅隆基來成都時，在范村請羅吃飯的時候，羅在言談中肯定胡風是搞錯了，范也附和說胡風可能不是反革命。潘也說過：“胡風是不是反革命，提起來還是一個問題。”這跟章伯鈞認為胡風是“歷史人物”，顯然是一鼻孔出氣，上下呼应的。

其次，潘对知識分子的看法以及在挑撥黨和知識分子的关系等方面，可以說是章羅手法在四川的翻版。潘坚决支持羅隆基对知識分子問題的錯誤意見，反对大多數人贊成的胡愈之同志的正確意見，并指出要把“比較多數的同志同意胡愈之同志的意見”一句从報告中刪去。潘在四川省委統戰部召开的座談会上，借反映別人意見譏諷“党把知識分子当狗屎都不如，还不如坐監獄，監獄还有人招待”。

此外，潛在成都高等學校盟員中傳達民盟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時，以復旦大學一個盟員孫大雨等罵黨的負責同志是反革命作為例子來轟動大家、放，他還說：“這是一種鳴、放的方式。這樣他就利用‘鳴’‘放’，‘幫助’黨風，向黨進攻，亂鳴亂放，在成都的高等學校中引起了不少亂子。特別是恽一明在雅安四川農學院‘点火’更為突出。由於恽的‘工作’，該院一部分師生大鬧要返回成都，學校秩序混亂，影響整風運動難以開展。

在重慶，民盟市委書記在作傳達報告時，提出了十點指示，其中：“……（二）對教黨主義、權威、盟組織和盟員要仗義執言，打破迷信；……（四）盟組織要做摘帽子的工作；（五）盟組織要做解圍工作；（六）盟組織要做政治保險工作……”。舒軍究竟要為誰“摘帽子”？為誰解圍？又為誰作政治保險呢？這是想把盟員引導上社會主義的道路，還是想把他們當作少數野心家的腳石呢？我們且看舒軍、李康等是怎樣“仗義執言”的。

本來，黨的整風是有計劃有步驟的。中共重慶市委已決定小學方面稍緩再搞，而舒軍、李康等一再叫在小學工作的劉蘭畦同志到綏遠溪去“吐苦水”，井已代為報名，非去“吐”不可。

重慶大學教務長金錫如同志（盟員），曾被迫叫他一定要說“有職無權”。還說：“別人都說有職無權，為什麼你要說有職有權？”五月中旬，彭迪先路過重慶回到成都，舒軍鼓動彭說：“這次潘大遠主張在成都鳴、放得很好，希望你回去也大鳴大放！”好在彭迪先還沒有上當。試問，這不是挑撥是非，到處点火是什麼？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搞？

重慶盟員李鑄征同志說：舒、李二人的工作一向是消沉的，但在民盟全國工作會議以後便活躍起來了，前後相比，判若兩人，可見他們是接受了章羅等右派的主張的，對他們的言論是欲傾軋五體投地的。章羅聯盟在民盟工作會議時搞了一些什麼鬼，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再也愚瞞不過了。

還有更荒唐的是，四川的右派分子韓文睦（民盟四川省委常務委員）在他“幫助”黨整風所提出的冗長的書面發言中，從頭到尾充滿著對黨的敵對情緒。韓認為：（一）黨風是“大鳴大放”，一團糟；（二）黨包辦了一切——“黨天下”的謬論；（三）“成就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是諛詞諛語；（四）“大多數黨員愚昧無知”，而判斷好人坏人，還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礎”。總而言之，這等於說工人階級的政黨不能領導革命，搞不好建設，搞“下台”吧。這是什麼話！

像這樣一些嚴重錯誤的言論和行動是個別的、偶然巧合的嗎？絕對不是！

早在一九四八年五月，民盟三中全會已決議放棄中間路線之後，章伯鈞還秘密地令四川盟員張松藩回香港帶回布案，“指示”四川盟組織，內容是鼓吹走中間路線，在四川搞“據點”。當時，潘大遠、范朴齋等就是四川盟組織的負責人。

羅隆基在盟內搞右派小集團，已有十年以上歷史，這個小集團包括張東蓀、曾昭翰、潘光旦、費孝通、吳景超、范朴齋、張志和、叶萬义、潘大遠、劉王立明、周樹文等人。他們一貫地採取“團結落后，爭取中間，打進進步”的辦法，運籌進步分子，說他們“不是黨的助手，而是打手”。他們不喜歡盟內黨員帶動其他盟員前進，硬要盟內黨員退盟。同時他們對盟員爭取入党也是採取反對的態度。為什麼有這種情況呢？道理很簡單，因為如果大家都進步了，他們就沒有散布惡論的市場了，“政治資本”也沒有了。

一九五〇年，羅約張張松藩等三人，在策劃如何回川奪取盟的地方組織，一九五一年羅專函范朴齋，叫他到重慶助潘一臂之力。信中又說：“弟一生別無他長，唯知爭鬥到底而已。”這些人的鬥爭目的，在今天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今春范朴齋還專門到四川省統戰部反映他們不與潘合作，使潘不能有所作為。一九五三年整風事件後，羅的小集團不敢再公開活動了，改用“以文會友”、“個別串連”的方式來聯繫，羅坐在中央指揮，各地“大將”紛紛響應，這是偶然的嗎？章羅聯盟，利令智昏，就輕地估計了目前的形勢，妄想在中國製造匈牙利事件，混水摸魚，這是我們能容忍的嗎？

不錯，四川是一個人忍，有不少知識分子，有不少盟員，又是民盟的“發祥地”，因此，右派分子始終想在四川搞一個很堅實的“據點”。他們一直進行著各種各樣的陰謀活動。四川盟內的鬥爭是一直沒有中斷過的。

解放初期，四川民盟整盟組織，清洗了一批不够盟員條件的盟員出盟，這就引起右派分子始終懷恨在心。去年以來，他們又決定“大發展”的方針，而四川民盟又沒有大力加以貫徹，他們也是很不滿意的。（一九五六年民盟在全國的發展盟員百分之三十左右，四川只有百分之十九，其中成都更少。）因此，潘等大聲疾呼要“川流不息的發展”，要在“大鳴大放”的“火爐”上發展，強調“發展就是工作”，要大力發展中間和落后的。這種無原則的大發展，顯然是為右派野心家積聚“政治資本”。這不僅會削弱民盟在革命隊伍中的戰鬥力量，而且還會發展到“與黨不分灰色”和“與黨分庭抗禮”。作為黨領導下的一個民主黨派，民盟不應該這樣搞呢？顯然這是違反盟章的、錯誤的。

章羅聯盟，一方面要以潘為其聯盟中的一個重要环节，但同時又經常感到這一环节不够堅實，因此，一有機會就有人要到四川“觀察”，“助一臂之力”。在最近几个月，羅隆基、費孝通、周樹民、范朴齋、劉王立明等都到四川去過。這樣，在四川的天空上怎么不黑云翻滾呢？

在這次章羅聯盟所掀起的政治大風浪中，有的人是立場不够穩的，有的人甚至是曾經被他們蒙蔽利用過，他們的謬論可能有過一些市場。最近，經過各方面的揭露，章羅聯盟的陰謀已被粉碎了，他們的惡惡面目我們也已經看清楚了。我們熱烈希望一些立場不穩的，

誤入歧途，被他們利用過的人，趕快幡然悔悟，站離人民的立場。跟章羅右派分子家在思想上割斷聯繫，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參加到反右派的鬥爭行列中來。人民群眾是很歡迎他們這樣做的。就是章羅二人，我們也希望他們及早向人民悔過，老老实實地交代一切，接受改造，不要自絕於人民。

為了吸取這次章羅聯盟事件的嚴重教訓，我們知識分子特別是盟員同志，要在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方面痛下功夫，隨時警惕着要站穩立場，要防止右派分子來鑽我們的空子，要清除我們從旧社會帶來的壞思想和壞習慣，以適應新社會的需要。我們要經常記着毛主席的指示，我們如果離開社會主義事業，離開共產黨所領導的勞動人民，就會無所依歸，是不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的（“講話”第二八頁）。因此，跟着黨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是我們知識分子唯一的榮耀的平安大道，這是不容任何懷疑和動搖的。

作為中國民主同盟的盟員，我們特別對自己的組織提出熱烈的期待。我們要求民盟通過反右派鬥爭和整風學習，肅清右派的思想影響，在黨的領導下，更健康的幫助知識分子進行自我改造，協助動員知識分子發揮智識、發揮才能，反映知識分子的正当利益和要求，貫徹執行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把知識分子更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在目前情況下，在思想上首先必須進一步明確：民主黨派要能做到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就必須建立在擁護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共同基礎上。民盟如果沒有黨的領導，在解放前的幾次政治大風浪中即早已被毀滅了。黨的領導，是我們工作的出發點和搞好工作的保證。其次，除了明確政治方向之外，我們還要根據毛主席“講話”中所提出的六個標準來判明是非、劃清敵我，不容有任何含

混。因此，我們堅決反對有派野心家利用盟的合法組織的形式來掩蓋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活動。我們絕對不作“馬路政客”的政治資本。我們絕對不作“小資產階級大知識分子幻想壟斷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登鰲石”。我們要同右派分子鬥爭到底。為了純潔民盟的組織，加強民盟在革命隊伍中的戰鬥力，我們完全擁護民盟暫時停止發展組織、進行整風。經過整風，解決盟內的許多錯誤思想，提高思想認識。今後民盟的組織和發展的方針，一定要建立在接受共產黨領導和擁護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進步知識分子的基礎上。根據同伴的原則，我們主張民盟的各級領導必須加以改進，並使其能掌握在最正確接受黨的領導和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員的手中，領導和團結全國盟員和聯繫的群眾跟黨共產黨走，並真心誠意的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我們要堅決防止民盟的各級領導機構被右派分子所壟斷作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障地。我們認為，我們的主張不僅是符合于民盟的利益，同時也是符合于全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的。

民盟這次雖然出現了章伯鈞、羅隆基這一小撮右派野心家，但仍然不能否定民盟在知識界所起的一些好的作用。我們相信民盟是經得起考驗的。我們相信黨的領導，也相信大多數盟員知識分子的政治覺悟，因此有理由相信黨的領導和群眾的監督下，還會遵循社會主義的道路繼續前進，不至於辜負“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一切為了社會主義”的使命。

我們已經投入這次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右派鬥爭。我們決心通過這次鬥爭的鍛煉和盟內整風的學習，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在黨的領導下，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以上發言，請各位代表指正。

文匯報利用“草木篇”作者的批評點了一把火

李劫人 沙汀的聯合發言

（1957年7月8日）

我們準備向大會談一談有關“草木篇”的問題。

“草木篇”是四川省文联一個干部，共產黨員流沙河（原名余勛坦，現年二十五歲）寫的一組托物抒情的散文詩。這組詩發表後，在四川文藝界引起了熱烈的論爭。大部分文章都尖銳地揭露了作品思想內容上的嚴重錯誤，認為它散布了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和敵對情緒，宣揚了視聽群眾、孤高自大的個人主義。因而按其性質，它是一篇反社會主義的壞作品。

應當肯定，四川文藝界對於這樣一篇作品展開一次批評，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其中，不少文章是說理的，對作品進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也有少數文章的批評方法是比較簡單或粗暴的。可是作者流沙河却硬說這是一次有組織的“圍剿”，我們不能同意這種說法。據我們了解，報刊上發表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群

眾的來稿。群眾感覺到了“草木篇”中存在著有毒的思想，不顧默不作聲，積極的參加了這場論爭，這不是很自然嗎？我們認為，如果群眾不積極參加這一論爭，任任讓毒蔓延，那倒是一件反常的事情。

這一次的批評，從客觀效果說，也是好的，它大大縮小了一“草木篇”所散布的錯誤思想的市場。四川師範學院劉君惠教授會舉例說，有些學生，開始很欣賞“草木篇”，看了批評文章以後，都睜眼睛亮了。作者流沙河在3月12日四川省文联理論批評座談會上的發言，雖然對作品的錯誤仍缺乏深刻的認識，思想上並未真正解決問題，但是他已表示同意批評中的一部分意見，而且不再像批評開始時那樣叫囂和驕橫了，即是說他的態度開始有了初步的好轉。

但是事情的發展後來又發生變化，那就是當5月